

病毒肆虐全球，我却第一次讀懂中國

作者：劉娜 來源：開時花開

讓我們在疼痛中，再次確認歸屬感。
中國疫情基本穩定，從3月25日零點起，武漢外的整個湖北已解封。4月8日，武漢也將恢復正常通行。但是中國之外的疫情，一發不可收拾。3月27日，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7萬。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，我想談談疫情至今，內心的一些認知和感受。

我們的制度或許不是完美的，但卻是優越的
長期以來，我們承受了太多偏見和詆毀，以至於很多時候，我們自己都陷入自我懷疑，覺得西方的月亮更圓，空氣更甜，人民更高貴。
但，伴隨這場疫情的全球爆發，我們一邊承受“中國病毒”的污名化嘲諷，一邊以壯士斷腕的勇氣，集中力量辦大事，群防群治戰病毒，以最快的補救，及時控制住疫情，也以免費救治，給不幸感染者兜底。我們還第一時間調動了軍隊的醫療資源，哪怕付出巨大的經濟犧牲，也要保護14億人的性命。

如今，疫情波及全球200個國家和地區，感染40多萬人。東京奧運會也要推遲一年舉辦，美國感染人數已超過5萬，極有可能成爲這場疫戰的下一個“震中”。
雖然，當初中國最艱難時，在報紙上、電視上、外交辭令上，醜化打壓中國疫情的那些國家，扯着“自由、民主和人權”的大旗，不斷圍攻中國。但如今，看到別的國家不幸淪陷，沒有痊癒的中國，又再次出征，集中人力，不計前嫌，伸出大手，給予幫扶。身爲中國人，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真相：我們的制度或許並不是完美的，但的確是有優越性的。我們的救治不是無可挑剔的，但的確是無法複製的。
我們的人民不是低等的，而是最好的
我有個做自媒體的朋友，三觀正文章好，在意大利留學，如今仍禁足在意大利疫情重災區——艾米莉亞大區首府博洛尼亞市。

據他所見所聞，意大利疫情這麼嚴重，但公安還在運行，酒店還在聚會，戴口罩的人還不是很多，不聽政府指令偷偷溜出家門亂逛的人，大有人在。要知道，意大利如今確診人數已超7萬，每天確診人數都以五六千計，死亡高達7503例。
不獨是意大利。就在今天，西班牙有位一線醫生，看到本國居民到處聚會，牽着狗四處溜達，而她已经連續工作10個小時沒有休息時，忍不住在鏡頭前慟哭，呼籲全國人民：“災難來了，求求你們不要外出。”
西班牙醫生大哭。暫且不論東

西方生死觀的差異，就從流行病傳播的角度來說，每個暴露外出的人，就相當於一個移動的病毒培養箱，不僅關乎個人生死，而且關乎家人、同胞、醫護、國家的防治。

在這一點上，再沒有哪個民族，像我們中國人，如此血脈相連，如此團結一致。不管是我們老家村上的父老，還是我們城里所住的小區，政府一聲令下後，都集體禁足，乖乖待在家里。聽話，當然不代表高級。但在疫情面前，服從指揮和命令，不給病毒傳染機會，卻可見集體修爲。

武漢醫生寧願在車上過夜，也不願增加傳染風險。不過春節，放棄社交，不做生意，冲上一線，心甘情願陪這個國和更多家，一起挺過劫難。
這就是中國人的群像。我們能在兩個月內控制住疫情，開始復工生產，向他國和友邦捐錢捐物，靠的就是最好、最明理、最顧全大局的中國人。數百年來，是誰嘲笑我們東亞病夫？請看今朝，埋頭苦幹，胸懷天下，最好的人民正繪就最美藍圖。我們的民族多災多難，所以才這麼慈悲。

直到今天，新冠病毒到底起源何處，科學界也無定論。

一開始，疫情在中國爆發時，我們反思自己，認爲罪魁禍首是濫食野生動物，一邊忍痛抗疫，一邊出台法規，堅決戒掉這個陋習。
我們從不轉嫁危機，也從不坐以待斃
後來，日本科學界有人發聲，說根據他們摸排的病情，病毒或許來自美國。前幾天，意大利的病毒專家說，多家醫院反饋的消息是，早在2019年11月份，意大利就有了新冠肺炎患者。而不久前的美國高層聽證會上，美國人自己也說，2019年秋爆發的美國大流感，一萬多名逝者中，有人被檢測出新冠肺炎。現如今，因疫情陷入危機的美國政府，爲轉嫁政治經濟危機，張口閉口“中國病毒”，甚至有攪屎棍美國律所，提出要中國賠償。

特朗普特意將“新冠病毒”，改成“中國病毒”
詆毀和壓力面前，傷痛未愈的中國，依然派出一支支救援隊，奔赴那些醫療脆弱、感染嚴重的國家和地區。同時帶去的，還有中國人加班加點生產的防護服、口罩和藥品。我們的國寶級專家——鍾南山、李蘭娟、張文宏等很多人，頂着黑眼圈，仍抖擻精神，開視頻會議，和多國專家分享經驗和教訓。而我們國家的人民，在新聞上看到別國的疫情和犧牲時，紛紛留言“加油啊，挺住啊，一定會好起來的……”

有一種援助，叫中國援助
從個體到群體，從百姓到國家，我們這個民族處處都流淌着善意、溫暖和慈悲。哪怕，某些如今有求於我們的國家，之前還嘲笑過我們，聯合別的國家欺負過我們，我們也暫且將恩怨放一邊。

中國人不好記仇嗎？中國人太好欺負嗎？不是的。是遭受過太多苦難，歷經過太多欺凌，承受了太多不公後，中華民族骨子里的仁愛公道、豁達寬厚、天下爲公的內核，始終都在。或者說，正是因爲有過太多不幸，中國人才對這個地球上的所有不幸，都感同身受。是這場疫情，讓我們更懂得：中華民族的集體氣質里，最迷人的部分，是不屈不撓、自強不息，更是樂善好施、慈悲爲懷。

我們的國家要直面問題，但從不放棄
哪怕今天，我還覺得，在疫情初期，湖北時任決策者的一系列操作，是延誤疫情的錯誤。鍾南山院士也說了，要是早5天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，那么今天我們的確診病例，可能就不是8萬多人，而只是2萬多人。
儘管全球流行病的死循環，都是從輕視、恐慌、錯亂、補救，直到下次疫情再爆發。
但就中國來說，我們疾控預防的薄弱，我們對醫護人員保護的缺失，都是需要反思糾錯的。

保護我們醫護人員
需要看見的是，不管是2003年的SARS，還是如今的新冠，在救治患者這一塊兒，國家始終秉持的態度，是不拋棄，不放棄。
今天，我們國內疫情控制後，境外輸入病例又不斷增加，累計報告境外輸入确诊病例，已達到474例。
好多人說：國內經過兩個多月的煎熬，好不容易控制住了，爲啥不關閉國門，別再給疫情反撲的機會？疫情當頭，在法國留學，輾轉多國才回到中國的一個武漢醫護人員的孩子，說了這麼一段話：每個留學生背後，都有牽挂他的家人朋友。我們不是被標籤化、符號化的“富二代”、“纨绔子弟”，我們是普普通通的活生生的人。

我們會怕死，會想家，我們不忍心傷害別人，但也沒有那麼偉大無畏，犧牲自己。
我們想在最危險的時候，回到祖國和媽媽的懷抱，這是我們軟弱也真實的人性。
歸國留學生在機場。這正是當下中國無法禁航的原因：疫情最嚴重時，國外華人和海外留學生，曾想方設法寄物資回來，幫祖國渡過難關。

如今中國成了最安全的地方，我們怎麼能把這些人拒之門外？他們也是祖國的孩子，也是誰家的兒女，他們大部分人明事理也守規矩。
當其他國家，爲了自保，紛紛選擇關閉國門時，中國仍對境外同胞敞開懷抱。
這看似優柔寡斷。但，如果你理解了自家母親的心，你就能讀懂此刻的中國。
我們的科學家是國寶功臣，當被長情厚待
前天看新聞時，讀到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的故事。這位在中醫藥研究上傾注畢生心血的71歲老人，在疫情

最嚴重的時候，趕赴武漢，來到一線。2月15日，他膽囊炎發作，拖了幾天後還是動了手術，醫生讓他臥床休息，他躺了一個星期就出院，再次投入到抗疫一線。他說，那么多醫護都在和時間賽跑，他無法心安理得地養病。
這場疫情中，我們看到了84歲的鍾南山院士，拿着那張廣州開往武漢的無座車票，坐在高鐵餐車內閉目養神的樣子。看到了72歲的李蘭娟院士，和團隊人員一起守在一線，脫下防護服後，微笑臉龐上那道深深的裂痕。我們也看到，在人群中發聲的張文宏主任，每一次出現都頂着黑眼圈，侃侃而談……

危急關頭，方顯英雄本色。大災之下，可見國士無雙。我們要感謝這一群又一群具有專業精神和悲憫情懷的科學家們，他們不僅挽救了一個民族，而且重塑了一代人的三觀：強大而無畏的中國，不可能建立在泡沫和娛樂之上，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這樣的實幹家。

我輩不再妄自菲薄，我輩應該自信自立
普利策新聞獎得主 Ian Johnson，在反思疫情下西方諸國紛紛淪陷時說：“西方國家的人民，對中國政治體制充滿成見，讓他們低估了中國的做法，給他們國家帶來的可能價值和意義。”

說得太對了。其實，作爲中國人，我們歷時兩個多月，挺過災難後，也在劫後餘生里，對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、生活的這個國家、誕生的這個民族、身處的這個群體、遇見的那些英雄，有了不一樣的情感和認知。
這場伴隨逝去和犧牲的災難，帶給了中國人太多驚慌和眼淚，也讓我們在疼痛中，再次確認歸屬感。
我們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自豪，因爲我們有那么多可敬可愛的同胞。

我們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自信，因爲我們的民族正以更強大慈悲的樣子以德取信。
我們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實幹，因爲我們相信只有一代又一代國人立起來，中國才能長盛不衰。
魯迅先生說：“中國惟有國魂是最可寶貴的。惟有她發揚起來，中國人才真有進步。”
我們不歡迎災難。但通過這場戰疫，讓我們前所未有地讀懂中國，接近國魂，理直氣壯地，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深感自豪。雄起，中國。加油，中國人。



艱難的回家之路

許仰東

：如果回上海，請千萬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。

三月28, 2020：排隊、登記，再排隊，再登記，等待、詢問，再等待，再詢問。上海爲了防止境外病例輸入，從下機那一刻起，環節多、核查查、程序滴水不漏，核酸採樣、管理極爲嚴格，所有人不得下車，逐一對號報名、採樣，凳子不斷消毒，連臨時建立的洗手間，都有警察看守！想告訴我，在澳洲的朋友們，如果你們想回中國，請千萬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，疲勞、飢餓、缺眠，這必定是千辛萬苦的歷程。
此刻，已經是第二天早上8:15。距離我昨天下午7點下飛機，已經過去了13個半小時。
我剛完成從下機到歸口接待區，進行核酸檢測後送到固定點休息，估計再過八個小時，就是說在晚飯前獲得檢測結果後居家隔離，就算很順利的事了。

從澳洲起飛，這次艱難的回家之路，估計整整需要27個小時以上。

[1]
第一次，踏上如此艱難的回家之路。
飛機上，因爲一直戴着N95口罩及手套，不敢睡覺、不敢進食，也不敢飲水。10小時的飛行悶熱冒汗，被口罩帶拉緊的橡皮帶，在脖子上已拉出紅印，甚至有些隱痛。
機艙里，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心情。非常的靜謐。這不象是旅途，象是一場逃亡。

我開始想起了“難民”這個詞。
眼前，擠滿了浦東機場內內外外的人群，無論你來自美國、法國，還是澳洲、德國，也無論你是富豪、華僑還是中國公民，都一樣。
排隊、登記，再排隊，再登記。
等待、詢問，再等待，再詢問。
看得出來，上海爲了管控住海外疫

情輸入，做了很多的努力。
半夜時分，因爲飛抵而來的人數多，機場有些雜亂。加上都是長途飛行的疲憊，各色各樣的行李塞滿在機場的大廳、走廊，這個原本現代化的候機樓，現在真的有點象臨時避難所。

[2]
午夜的上海天下着小雨。
眼前，白色的防護服、閃爍的警燈，一片片口罩的人群，整個城市籠罩在戰時的氣氛中。
任何人沒有自由進出機場的權利。我們這批25個從世界各地飛回的靜安區的居民，被本區車輛接送，或者被送到上海賓館隔離14天，或者去專門的核酸檢測點，需要完成檢測後，才能居家隔離，並嚴密監控。

我計劃去上海賓館隔離。省得家人被我牽累一起隔離。
房費每天400元，每天統一餐食186元，一次性交8204元隔離費。即使是本市居民，也不例外。管制級別應該等同於雙規，不能出房間門，不能會客，大門口的警車24小時值班，絕不允許被隔離人員走出大門半步。
非常不好的感覺！
車上25名人員，除了一人自願留在賓館隔離，都選擇了居家隔離。

我也改變了主意。想離開這個有些陰森壁嚴的地方。

[3]
凌晨4:45，在滬A-5069-警開導下，我上了第二輛大巴，來到靈石路核酸檢測點，進行核酸採樣。
管理極爲嚴格。所有人不得下車，逐一對號報名、採樣，凳子不斷消毒。連臨時建立的衛生間，都有警察看守。
疲勞。飢餓。缺眠。

人生第一感受被控制自由的那種不爽。
我理解上海爲了防止境外病例輸入，從下機那一刻起，環節多、核查查之嚴，那種滴水不漏的程序。
接待我們的是一個年輕的志願者。
如此折騰，任何修養的人都會有怨言。這個志願者是個好脾氣，一路上忍着大家許多的不滿。他說，他已經三天沒有休息了，上海這些控制流程，也是剛剛建立起來，在試行。他在感染風險最高的崗位上，幫助自己的這座城市，控制可能的疫情回流。

想到昨天在澳洲登機時，澳洲機場依然若無其事的状态，踏上中國的土地，如此森嚴壁壘的管控，雖然折騰，但卻安全。
[4]
此刻，我依然在被管控的程序中。家人幫忙點的外賣，可能馬上會到。讓飢餓了一

天一夜我終於可以美食。
我等了一小時零五分，才拿到餐。爲什麼要這麼長時間？爲什麼不多配些人手？自然有人投訴、不滿。

後來我知道，負責從樓下專門傳遞外賣的志願者，已經7個小時不停地上下奔波，她也有7小時沒有進食。怕客人餓了？怕防護服脫下穿上麻煩？
我不知道這個志願者內心的想法。她只告訴我：這幾天人員爆發，實在缺少人手。

是的。我們忘了另一個角色。
我們不是消費者，志願者也不是服務員。我們的車輛是免費的，我們的檢測是免費的，我們的臨時客房是免費的，我們沒有掏一分錢，爲什麼要用主人的角色，去向志願者挑刺說教？
我們爲什麼在路上歸國飛機前，多聽聽朋友的提醒，帶些乾糧帶些食物備用？而要把以前習慣掏錢買服務的老爺習慣，用在疫情期間，用在志願者身上？

我不忍心去責怪他們。因爲他們是志願者！
這個艱難的回家之路，可能是次難忘的記憶。
想告訴我在澳洲的朋友們，如果你們想回中國，請千萬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，這必定是千辛萬苦的歷程；
想告訴我的海外朋友們，只有踏上中國的土地，你可能才明白：你真的在疫情蔓延的亂世里，這是安全的土地。

從3月28日零點開始，所有入境上海人員都必須集中隔離14天，費用自理。無論是外國人，還是中國人，包括香港、澳門、台灣同胞都必須遵循。趕在更嚴厲的口岸防疫新政實施之前入境上海，還是幸運的！
【國際日報 * 亮點國際新傳媒編】
許仰東：原上海《文匯報》資深編輯

